

第三次“金特会”何时实现

■傅波

今年2月第二次“金特会”后，相关各方一直在推动美朝对话。近期，韩美领导人在会晤时对第三次“金特会”表达了积极预期，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对此也予以积极回应。不过，从当前情况看，由于缺乏舆论支持和共识支撑，第三次“金特会”短期内难以实现。



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在白宫与来访的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晤

“文特会”力促朝美对话

4月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来访的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华盛顿举行会晤，双方首先进行约30分钟的“一对一”会谈，随后进行约55分钟的小范围会谈并共进午餐。从韩美官方公布的情况看，此次“文特会”释放了推进美朝对话的积极信号。韩国官方发布的声明称，韩美领导人一致认为，在推进半岛和平进程中，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是必要的。此次“文特会”消除了美朝首脑河内会晤后的一些“不确定性”，为重启朝美对话提供可能。

据悉，文在寅在会谈中表示，韩方相信美方能通过对话解决核朝问题，美朝首脑河内会晤并未让人失望，而是双方为达成更广泛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朗普则表示，自己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美朝)对话的大门依旧敞开”。当被记者问及是否考虑举行第三次美朝首脑会晤时，特朗普表示，“这有可能实现，(但)不能一蹴而就，要一步一步来”。特朗普还指出，随着谈判的

进行，美方将会继续对朝鲜实施制裁，但不会大规模增加对朝制裁。

除推动美朝首脑会谈外，文在寅与特朗普会晤时还表示，计划近期推动举行韩朝首脑会谈。青瓦台发表声明称，待文在寅返韩后，将正式与朝鲜接触，推进韩朝首脑会谈尽早举行，“加强韩朝关系将有助于无核化谈判”。

金正恩释放愿谈信号

在“文特会”举行当天，朝鲜发表公报称，金正恩在劳动党七届四中全会上表示，朝鲜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技术和资源发展自立型民族经济，高举自力更生的旗帜，把建设经济强国作为主要政治任务，“给企图以制裁使朝鲜屈服的敌对势力以沉重打击”。

对于“文特会”推动美朝对话的表态，金正恩4月12日在出席朝鲜第十四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时释放了愿意和谈的信号。金正恩首先就2月底的美朝首脑河内会晤表态称，“美国来到谈判地点，只关注那些行不通的方法，没有准备好坐下来面对面谈话解决问题，美

国的指导方针和方法都不明智”，因此他对美方是否有诚意改善朝美关系表示“怀疑”。

随后，金正恩为第三次美朝首脑会谈划定时间范围，称朝方希望美方“年底前”改变态度和策略。他强调不喜欢美方先前的谈判方式，“我们不欢迎、不希望再上演一次河内峰会”。

最后，金正恩暗示，他与特朗普的私人关系不错，“任何时候都可以通信”，如果美国“以正确的态度、正确的策略”提议美朝领导人第三次会晤，“我方愿意再见一次”，而“只有当一份协议符合朝美两国利益且双方都能接受，我才会毫不犹豫地签署，这完全取决于美国接下来采取何种态度和策略”。

半岛局势前景不明

对于韩美领导人此次积极推动美朝首脑会谈，外界认为双方各有打算。对于文在寅积极为美朝首脑会谈“助攻”的行为，美国《星条旗报》《今日美国报》等评论认为，文在寅正在重新扮演斡旋者的角色，为朝美对话打开突破口，以努力

维持朝鲜半岛的平静，“文在寅不希望特朗普对美朝首脑会谈失去兴趣或考虑采取军事行动”。韩国媒体则认为，文在寅此举旨在打消韩国国内对韩美步调不一的忧虑。

对于特朗普向金正恩伸“橄榄枝”的行为，有韩国学者认为，“寻求连任的特朗普考虑选择继续推进新一轮美朝首脑会谈”。美国媒体则认为，特朗普3月22日曾下令撤回美国财政部针对朝鲜的新制裁，此次对朝鲜也没有“强硬表态”，表明其为新一轮美朝首脑会谈“留有余地”，未来可能采取更为灵活的方式处理美朝关系。

结合美朝两国国内情况和核朝问题演进态势综合分析，第三次“金特会”短期内实现的可能性不大。

一方面，第三次“金特会”的舆论氛围尚未形成。美国国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朝政策存在较大缺陷，需要作出进一步调整。朝鲜国内则认为，美国政府缺乏诚意。

另一方面，美朝两国在无核化问题上的结构性矛盾短期内难以消解。受历史和现实等因素影响，美朝两国在弃核步骤、无核化“不可逆”以及“补偿与弃核”的同步性等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短期内就无核化问题达成实质性协定的可能性不大。

总的来看，半岛核问题延宕几十年，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美朝两国要想促成第三次“金特会”并确保会谈取得实效，既要跳出历史局限，也要制定科学合理无核化路线图和半岛和平机制，在相关各方的共同努力和合力监督下，找到和平解决半岛问题的有效途径。

据俄媒报道，欧洲委员会会议大会近期以105票赞成、30票反对、16票弃权，通过一份旨在呼吁俄罗斯组建代表团参会并缴纳会费的决议草案。该草案呼吁各方开展积极对话，维护欧委会的泛欧属性，避免其最大成员国彻底脱离该组织。面对欧方释放的“善意”，俄方表示不会推动无条件重返该组织相关进程。应当说，俄欧的表面摩擦与纷争，是双方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本质性差异与结构性分歧的结果。一旦问题无法得到妥善处理，导致俄版“脱欧”闹剧成真，整个欧亚大陆安全局势或将遭受沉重打击。

目前来看，俄欧此番博弈呈现以下三大特征。首先，双方围绕事件起因及经过，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欧方认为，俄方在2014年发动对克里米亚的军事“入侵”行动，成为整个事件的“导火索”，欧方借此剥夺俄方包括投票权在内的部分权利。俄方认为欧委会部分成员国故意搬弄是非，致使其在该组织内部遭遇不公正对待。

其次，受欧洲整体政治走势波动的影响，欧委会对俄态度发生微妙变化，为缓和双边关系留有余地。欧委会秘书长亚格兰曾在去年10月就缴纳会费问题向俄发难，威胁废除其成员国地位。短短数月后，其态度发生明显改变，建议恢复俄在该组织的投票权，并称这是解决纷争的唯一方法。此外，亚格兰还表示，欧洲无法承受英、俄同时“脱欧”造成的巨大震荡。

最后，俄方表态展现出与欧对话的诚意与耐心。一方面，面对欧方释放的缓和信号，俄方坚守原则底线。俄外交部、国家杜马等部门负责人相继表态，称除非欧委会修改相关规则，以确保其享有平等公正的权利，否则俄不会考虑重返相关进程。另一方面，俄对与欧开展后续接触持开放态度，称始终愿与所有“谈到欧洲时不忘记俄罗斯”的国家对话，并会耐心等待欧委会修改相关歧视性规则。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尽管俄欧近期均展现出通过对话与协商解决分歧的积极姿态，但一系列因素仍将阻碍俄短期内重回欧委会。

其一，俄欧围绕地区热点问题展开的地缘政治博弈仍在持续，双方依据各自目标产生的结构性矛盾难以调和。以乌克兰危机为例，以美欧为首的西方国家希望将乌克兰彻底纳入西方阵营，借机挑起对俄的全方位对抗；俄方则要竭力维持自身在乌克兰的影响力，以便塑造于己有利的周边安全态势，丰富地缘战略选项，确保本国的欧亚大国属性。

其二，北约与俄近年来军事威慑与对抗逐步升级，俄欧改善关系的难度加大。2018年，北约与俄罗斯相继举行代号为“三叉戟接触-2018”和“东方-2018”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无论在参演兵力、武器装备，还是作战想定等方面，演习的“针对性”均达到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高峰。这种互将对峙视为

俄短期内难重返欧洲委员会

■季澄

军事“假想敌”的做法，势必为俄欧改善关系增添诸多“负能量”。

第三，美国仍是阻碍俄欧关系改善的最大外部制约性因素。考虑到欧洲现阶段仍缺乏独立自主的防务能力，且欧洲各国在安全诉求上不尽相同，导致其在军事安全领域仍需仰仗美国提供的保护，这为后者干预欧亚大陆事务提供可乘之机。换句话说，在欧洲国家制定对俄政策时，难免要顾及美国的意图与感受，整个政策的弹性减弱。

归根结底，俄欧在地缘上的邻近性和双方在能源、经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互补性与相互依赖性，促使两者在总体上形成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关系。唯有意识到这一点，俄欧才能真正摆脱既有束缚与偏见，相向而行，共担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职责与使命。

(作者单位为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北约积极抢占网络安全高地

■王鑫元

4月12日，为期5天的“锁盾-2019”网络安全演习落下帷幕。该演习号称是全球规模最大、辐射范围最广、投入技术最先进的实战化演习，体现出北约对维护网络安全、发展网络作战能力的高度重视以及将网络攻防技术和手段融入作战指挥链的积极考量。

演习更加“实战化”

据报道，“锁盾”系列演习是北约年度例行性网络安全演习，由位于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北约网络防御卓越合作中心举办，首届演习于2010年启动。今年的演习由北约总部牵头，在爱沙尼亚和芬兰国防军、美军欧洲司令部、韩国国家安全院以及几家科技公司的协助下展开，来自约30个国家的1000多名专家参与，较往届演习规模更大、演习项目及程序设置更为复杂，针对性与实战性也更强。

演习设定这样一个场景：地处大西洋寒冷水域的岛国“列里利亚”在国内大选期间遭到敌对国家大规模、系统性的“网络入侵”，该国电力供应及电网控制系统、净水厂、4G通信网络、海事预警系统等关键基础设施遭

到网络攻击，民众舆论及选举进程受到操控，直接影响选举结果的公正性，并导致该国发生政治动荡。

参加演习人员根据不同角色被编入不同小队。比如北约通信与信息局的40位专家与来自土耳其、挪威、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斯洛文尼亚6国的10位专家所组成的“北约队”被编入“蓝队”，作为快速应急响应力量，其任务是在压力下迅速发现并修补网络及系统漏洞，有效遏止密集、不间断的网络攻击，恢复并维护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转。除应对技术上的挑战外，“蓝队”还配有法律顾问，承担特定的“战略职责”，包括对攻击事件进行取证、在法律层面展开反击，应对敌对国家发动的“假新闻”攻势，及时回应舆论关切、疏导公众情绪等。与“蓝队”相对应的是“红队”，也就是所谓的网络攻击的发起一方。

此外，还有几个队伍：“白队”负责演习组织工作，“绿队”负责演习设备操作和调试，“黄队”负责整理、分析演习信息。演习所要达到的目的是让北约各成员国敏锐感知网络威胁，紧盯技术前沿，构建网络弹性，能够在复杂、激烈的网络对抗环境下迅速形成民事和军事响应能力，以此加强北约

内部及与伙伴国的组织协调，强化彼此之间的关系纽带。

网络防御成为优先要务

开展实战化网络攻防演习只是北约着力强化网络空间行动能力的一个方面。早在2002年布拉格峰会期间，北约就将网络防御纳入联盟政治议程，并在2006年里加峰会上重申了对联盟信息系统采取防护措施的重要性。2007年，爱沙尼亚遭到大规模网络攻击，一度导致该国网络瘫痪，为此北约加速网络政策拟定，于2008年1月出台首部《网络防御政策》。2012年4月，北约将网络防御纳入“北约防务规划进程”，并在同年5月的芝加哥峰会上决定“对联盟网络采取集中保护措施”。2014年威尔士峰会上，北约首次将网络防御认定为北约三大核心任务之一“集体防御”的组成部分。2016年华沙峰会上，北约正式将网络空间纳入与陆海空平行的作战领域，强化联盟整体威慑和防御态势。2017年2月，北约各国防长一致通过《网络防御行动计划》以及将“网络空间纳入作战领域”的行动路线图。针对网络空间行为的复杂性及其寓于“混合战争”的表现形态，北约于2016年7月提出“网络防御承诺”，通过设定衡量指标来敦促成员国发展网络防御能力，促进信息共享，鼓励学术界和工业界的交流合作。

2012年，北约决定升级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北约计算机事件反应能力”，使其在2014年5月完全形成作战能力，全时段处理网络安全事件。2017年11月，北约国防部长宣布建立网络空间作战中心，这一决定在2018年2月的布鲁塞尔峰会上得以确认和落实，即以自愿原则为前提，将成员国网络能力整合到联盟作战任务中，而且首部《网络空间作战条约》预计于2019年内出台。今年2月，北约“网络安全合作中心”的建设工作启动，建成后覆盖全部29个成员国的加密业务网络。

美专家提议“太空军控”或成空想

■常雨康



美国在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发射WGS-10卫星

据俄社报道，4月10日，美国军备控制及核不扩散中心高级政策主任亚历山德拉·贝尔认为，未来可能达成一份有关禁止外太空部署武器的多边协议，该领域的协商应当由作为航天领域领头羊的美俄“发令起跑”。

美国前副国务卿、前驻联合国大使以及前驻俄大使托马斯·皮克林认为，近年内达成这种协议的前景渺茫。他说：“特别在现任美国政府领导下，可能越来越难以禁止在外太空部署武器。”

美国决策层在外太空领域的基本判

断是“太空是决胜未来战争的关键战场”。自从1957年第一颗人造卫星进入太空、人类拉开太空时代的帷幕以来，美国一直视太空为国家战略资产，在太空军事领域花费巨资，历届政府的太空政策都明确指向，太空事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在太空防务方面，美国一直采取非对称手段进行博弈，试图谋求针对对手的全面优势，意欲独霸太空。美国的进攻性防务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太空军备竞赛。有学者预言，为争夺对太空的控制，各国

对卫星的破坏与反破坏、干扰与反干扰、摧毁与反摧毁将成为未来战争的一项重要内容。

从冷战时代开始，国际社会就为治理太空军事化和武器化进行了广泛而持久的努力。目前，国际社会把主要精力放在禁止太空武器化上，并发挥出多个倡议。中国和俄罗斯为降低太空对抗程度，在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外空和平利用委员会和联合国裁军大会上呼吁禁止太空武器化，但都被美国拒绝，太空武器化谈判陷入僵局。俄罗斯、中国、巴西在联合国宣布首先在太空部署武器，尽管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但美国仍不予表态。

在特朗普担任总统后，美太空对抗程度进一步强化。2018年6月18日，特朗普下令美国国防部立即启动组建太空军的进程。特朗普说：“美国对地外空间的探索事关国家安全，美国在太空仅有‘存在感’是不够的，还要具有‘统治力’，建立太空军对于维护美国的安全而言至关重要。”他表示，太空军将独立于空军，成为美国武装力量的第六军种，这对于美国太空作战力量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太空军控是太空大国、国际组织博弈的一个重要领域。各国在空间科技发展的严重不均衡、空间探索水平上的巨大差异以及各国对待外空和平利用与安全问题的不同立场和现实利益需求等，都导致国际社会约束太空武器化问题陷入僵局。虽然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想要打破僵局任重道远，但太空是全人类的大空，任何国家都不能为所欲为，太空战场不会是美国恣意妄为的“独角戏”舞台。



“锁盾-2019”网络安全演习现场